

第一辑 感恩母亲

感恩母亲

母亲走了，天塌了！2006年盛夏的一个午后，七十一岁的母亲戛然仙逝，她慈祥的面容从此在我的记忆中定格。母亲走了，走得很匆忙，却留给我们永恒的思念……

74年前，我的母亲出生在离泰山60公里、遍地桃园、盛产碗口大的出口水蜜桃的村庄。母亲生五男一女，我排行老四。关于母亲持家的故事，除我亲眼所见，大多是从祖母、父亲及邻居长辈那里听到的。母亲为拉扯、养育我们，历尽艰辛，曾辞去童车厂副厂长职务，从事过漫长的临时工工作：在中学食堂择菜做饭、在工厂和小学推煤烧锅炉、在街道和学校幼儿园做“保姆”，她还拼过“八分布”、糊过纸盒、拾

过煤核儿……祖母和父亲曾多次对我讲，你妈把你们拉扯大不容易！这句话在我心里珍藏了半生，每每想起心灵就会震撼。是啊，母亲20岁就随父亲来到奉天城生活，辛勤劳作的情景时常再现于我眼前：早些年，的每年入冬前，母亲就与父亲一起割蒿草、搂树叶、刨苞米茬子，把院子里堆成小山似的，这样做目的是节省一笔开销，并且多半年的烧柴也不用愁了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多半生都是天没亮就起床劳作：生火做饭看孩子、洗衣浆被纳鞋底、拉黄土打煤坯，还在居委会任过职务。母亲做饭菜样样拿手，炒韭菜、炖芸豆、炸丸子、溜豆腐，包饺子、蒸包子、贴大饼子、拧窝头，还有更“叫座”的摊煎饼。母亲每摊一次煎饼，都在头天晚上把黄豆磨成浆，和入稀玉米面中。第二天凌晨三四点起床生火，然后，烟熏火燎，一把汗一张煎饼地忙个不停，到了天幕降临才停手，一张张煎饼摞得足有三尺高。这时，母亲从中拿出一摞叠起来，趁热送给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。那些年，附近百余户人家几乎都吃过母亲摊的煎饼，许多人至今难以忘怀。

母亲生来皮肤白皙细嫩、面容端庄俊秀，是位极其善良的女性。她时常将被人扔掉的一只只奄奄一息

或即将冻死的鸡崽、鸭雏、幼鹅、小猫小狗拾回家，扣在脸盆下叮叮当当敲一阵子，昏死的小家伙果然会奇迹般睁开迷离的双眼，趑趄着慢慢站起。母亲将温开的红糖水装入奶瓶中，像喂自己孩子似的小心翼翼地送入小家伙嘴里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母亲如同伺候病榻前的老人和子女，每天都忙不迭地精心为其调养。于是，小家伙便与母亲形影不离，快乐健康地长大。

母亲贤惠温柔、孝敬公婆，有口皆碑，同时她乐于助人也远近闻名。邻居王奶奶的子女在外地工作，晚年患脑血栓，生活不能自理，身边无人照料，母亲就常去她那儿为她洗衣做饭、剪发梳头、拆洗被褥，王奶奶感激一生。

前街李婶的长子建国从小患小儿麻痹症，一瘫就是30多年。李婶的丈夫早年过世，自己又没工作，其他三个子女还小，只能靠捡破烂为生，家境十分窘困。母亲同情李婶，常将纸盒、酒瓶、废报纸、旧衣物攒起来送她，有时包饺子、蒸包子、摊煎饼也送去一些。母亲从不追求富有，从不贪图享乐，甘愿勤劳持家，怀揣知足报恩的心，这也许就是母亲的人生真谛！少年时的我对母亲的做法很不理解，“不惑”之后才顿然感悟，不时记起母亲生前的告诫与教诲：不贪

小便宜、不欺小凌弱、不惹是生非、不计较得失，要与人为善、待人真诚、宽容大度，懂得吃亏为福、知恩报恩。

追索母亲的人生，我的心灵得到善美的净化。母亲操劳一生，从不向儿女索求，未给儿孙添任何烦恼。母亲是我们的依赖，我被母亲深深地牵魂。母亲走了，天堂里多了一尊菩萨！

追思家燕

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……”

每年到了杨柳吐绿的时节，一对对家燕就会回到我生活的北方开始营巢做窝。燕子的呢喃感动着春天，更感动着我……

四十多年前盛夏的一个黄昏，天气闷热，一丝清凉的风都没有，整个城市罩在阴郁中。突然，一对满身羽毛带有金属般黑色光泽，腹部呈白色，叉尾的燕子嘴衔羽毛从我家敞开的后窗飞进屋里。不知是屋中空间狭小，还是燕子有些晕头转向，两只燕子没头没脑地在正吃晚饭的家人头上身旁飞来撞去，不断扑棱着双翅，试图在屋角、晾衣绳上落下。全家人

见此情形又惊又喜。弟弟拎起毛巾挥赶两只可爱的小家伙，奶奶操着山东口音阻止道：“别介，祸害燕子会瞎眼睛的！”出于对两只燕子的怜悯，我端着饭碗一动不动地立在炕沿边，生怕两只小生灵受到惊吓。尽管如此，两只燕子嘴里还是不时发出急切、微小的“啾啾”声，仿佛在向人们乞求着什么。这时，屋中所有的家人似乎听懂了燕子的心声，即刻做出了积极反应，开窗户的、挑门帘的、安坐的，努力让两只燕子平静下来。过了好一阵，两只小家伙才“消停”下来，在晾衣绳上安歇。此时，我猛然发现自己一直大气不敢喘地握着笤帚无声地挑着门帘，竟然不知何时放下的饭碗。两只燕子很有灵性，小脑袋扭来扭去，闪亮的双眼看看这个、望望那个，见大家十分友好，便又不断“啾啾”地叫着相继从我胸前从容地飞出屋子。

两只燕子飞出屋后，全家人从慌乱与惊喜中镇定下来，七嘴八舌猜测着燕子为何“闯入”我家，但最终还是阅历丰富的奶奶一语道破天机：“甭胡猜了，燕子是想在咱家‘做窝’！”听罢奶奶的话儿，我赶忙跑到屋外观察。此时天空乌云与夜幕交织在一起，电闪雷鸣，根本看不到两只燕子的踪影。“燕子飞到哪儿

去了呢？”我恋恋不舍地自言自语，努力在夜空的黑云里寻找它俩的影子，老天却突降暴雨，我只好迅速躲回屋中。

第二天清晨，暴雨停了，空气中散发出清新的气息，大街小巷呈现勃勃生机。可是，我却无心顾及眼前的美好，脑海中不时再现昨晚燕飞我家，屋中歇足的情境。上午上课，我多次走神儿。中午放学，我没精打采往家走，可一跨进院门，只见两只燕子正嘴衔泥巴、草茎在屋檐下方的门楣左角营巢。“这不是昨晚飞进屋中的两只燕子吗？”眼前的情景让我喜出望外。两只燕子却旁若无人，一会儿一趟不间断地交替着飞来飞去，偶尔一起默契地配合着，然后又交替着飞出飞进，一次次一点点一丝不苟地把衔来的泥巴、草茎、羽毛等用唾液粘结在那个角落里。这时，我如梦初醒，忙蹑手蹑脚进屋将书包放下，然后又蹑手蹑脚来到院门口等待回家吃午饭的家人，提醒大家不要惊扰了两只可爱的小燕子。

大概过了两三天，一个碗状的巢便筑成，内铺细软杂草、羽毛、破布等。之后，我发现两只燕子很少出行，共同躲在巢穴里。我好奇地搬来凳子，想攀高看个究竟，却被父亲阻拦。父亲告诉我，燕子孵

卵期间千万不要看，会影响成活的。那些日子，我心里天天“犯痒”，几次企图上房看看燕子到底产了几枚卵，都受到家人阻止。我苦苦地接受着时间的“煎熬”，终于在半月后星期天的上午，一片卵壳从巢中脱落于地上。我欣喜若狂，不顾一切，急忙攀上墙头，爬上房顶，搂紧烟囱，小心翼翼地将头探出房檐，偷偷看着燕巢中发生的一切。只见燕巢里有三只雏燕正拱动着圆溜溜的身子，扬脖张嘴向燕妈妈讨食吃。探到了燕子一家的秘密，我心中暗喜，立即从房顶上下来，忙不迭地拿起一个罐头瓶，操起靠墙撮着的网子，一溜烟跑出院门。不一会儿我就网回十几只蜻蜓，然后拽来凳子欲登高喂雏燕，却又被父亲拽住。我很诧异，父亲却告诉我，雏燕吃的蚊子、苍蝇等昆虫，是经过父母咀嚼后的，如果将蜻蜓囫囵送进雏燕的肚子里，会撑它死的。我吓出一身冷汗，暗自庆幸父亲的及时制止……

十几天后，雏燕开始扎煞翅膀，我高兴得不得了。可是一场少有的暴雨过后，我再也没兴奋起来。那场暴雨将燕巢毁了个豁口，两只家燕虽然很快将巢穴修补上，但我却担心燕巢还会被暴雨摧毁，就央求父亲用小木箱和铁皮给家燕们做了个“小雨搭”，岂

料却给心爱的家燕们带来毁灭性的灾难。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当夜闹黄鼠狼，三只雏燕被这个“吸血鬼”夺走了生命，雏燕的父母也带伤连夜离去，不知飞向何方。我后悔不已，责怪自己为黄鼠狼搭建了作孽平台，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走出自责的心理阴影。

往事依稀，几度春夏，那双久别的家燕呵，你们在哪里？

盖房子·娶媳妇

童年时代的记忆有些已经模糊，但怎么也不会忘记住过的旧房子、老院子，以及发生在那里的件件事。当年家里住的房间不大，老少三辈挤在30多平方米的一间半旧矮房中，可院子不小，足有一百多平方米，“院墙”用两米多高的竹竿密密实实围栅而成。栅栏上攀缘着扁豆藤、南瓜藤、葫芦藤，还有牵牛花的藤蔓。一朵朵小喇叭花从竹竿的缝隙中探出头来，扬着脖，绽放着粉嫩的笑脸，向过往的人们吹出夏日的情调。到了傍晚，西边的云彩遮住太阳的笑脸，调皮的牵牛花收拢花朵打起盹来……

小小庭院，布局简单，东南角种有上百棵向日

葵和一小片玉米，院当中几株“龙眼”“康白尔”借着栅栏和房顶搭建起一座纳凉的葡萄架。自从有了葡萄架，就有了母亲在葡萄架下洗洗涮涮，家人在葡萄架下就餐团聚，孩子们在葡萄架下写作业听故事的温馨……有年夏天，喝了鸡血似的葡萄树追风般猛长，伸着长臂缠绕栅栏，将指尖触到了前院邻居的烟囱上……

院的西北角，是单壁砖码成的做厨房和煤棚的“下屋”，将几个兄长住的“小半间”南窗遮挡得严严实实。紧挨“下屋”是鸡窝、兔窝、鸽子窝，还有圈“黑背”的狗窝。院的东北角靠近大屋窗下不远处，用砖头垒起一米来高的花台，摆满母亲喜爱的月季、芍药、灯笼花、洋绣球、烟粉豆等抗风耐雨的花花草草。这个庭院一年四季，承载着全家人的酸甜苦辣、喜怒哀乐、幸福美满。春天，阳光雨露洒满庭院，小院便充满勃勃生机。夏天，阳光被绿荫遮挡，获得无限凉爽。秋天，小院金黄，“丰收”的佳话从这里传扬。冬天，腾腾热气裹着颗颗滚烫的心，把院中冰雪融化……

岁月让兄长们很快走出童话世界，一个个到了成家的年龄，父母的脸上便多了几分忧愁。那年头，男

孩多的家庭父母最愁的是没房娶儿媳妇。愁归愁，办法必须自家想——盖房！于是，厂房拆迁、防空洞废弃，便成了全家老少“攻坚战场”。因我当时还小，父母不带我去那些危险的地方，不过，意外还是发生了，但不是发生在我身上。那天午后，母亲满身灰尘，满脸泥汗，焦急万分地跨入门槛，直奔“炕柜”而去。柜子里有母亲口攒肚挪给大哥预备办喜事钱。“妈，出什么事儿了？”我惊诧地注视着母亲。原来，父亲和大哥在废弃的防空洞里抠砖头时，虚撑的水泥垛突然坍塌，他俩来不及在昏暗的防空洞里躲闪，被水泥垛和砖头压在下面，幸好母亲和其他俩兄长离的远，而躲过了这场意外。大哥肋骨折了两根，住进了医院。父亲全身伤痕累累，却没伤筋骨。

一场惊恐很快过去了，盖房的砖头缺很多，父亲还要去钻防空洞，母亲执意阻止：命比房子金贵！房子一定要盖，儿媳妇一定得娶！再想想别的法子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——打土坯！用土坯替代砖头既保暖又安全。没几天工夫，一摞摞土坯码成了垛。五一劳动节那天，父母天没亮就爬起来，待朝霞满院时，竹栅栏已躺在地上。瓦工手艺精湛的表叔起早从15公里外赶来，同帮忙的邻居及我的兄长在空地上

扯线、抻线、吊线，然后打地桩、地基，忙个不停，两天时间，两间水泥罩面平房拔地而起。

到了国庆节，大红喜字贴到我家院门上，胡同里一下子充满了喜庆的气氛。一张大苫布从东房山扯到南墙，下面架起炉灶，从饭店请来的“大厨”紧张地忙活着。长兄的婚礼就在自家院中举行，然后在自己和左右邻居家各摆两桌婚宴，把平时走得近的邻居、亲朋好友请到一块吃酒席。于是客人们举杯换盏，有说有笑，给婚礼增添了极大喜气。之后几年间，其他两位兄长也在这院子里采用这种形式娶的媳妇办的喜事儿。

时光荏苒，昔日的旧房子、老院子，早已随着社会进步时代发展消失在风雨中，人们恐怕再难看到那样既省钱又热闹的婚礼了。豪华现代的小区、高档住宅，将人们的热心肠分离的越来越远。我住过的小平房、老院子几年前虽已变成如今的广场一隅，但那个淳朴的时代邻里间友善与互助，却深深烙印在我记忆里……

裹脚祖母

邻居熊奶奶说走了嘴，透露出我祖母曾是大家闺秀，可当时我们全家老少没人相信这是真的。我祖母过世时，熊奶奶又提及这件事，还详细地讲述了许多关于我祖母旧时的故事，全家仍然没人把这当真，因为我祖母活着的时候从未向我们透露过任何私密。那时我只对她那双裹足感兴趣，不然我祖母也不会整天防贼似的防着我和弟弟偷看她洗脚缠足。我祖母越是提防，我俩越对她裹得严严实实的“三寸金莲”产生神秘感，于是偷看她洗脚缠足几乎成了我俩每天的任务。为这，挨了祖母不少拐杖。

我祖母70岁前一直独居在离我们10公里外的H区，并在一家街道纺织厂工作了大半辈子。祖母工作的这大半辈子当然包括她50岁退休后又干了10年补差，而这10年补差是以“没人养”为借口，在街道领导和厂长家“大哭大闹”数日才收到的“良效”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我淡忘了祖母最初留给我的印象，只记得有一次，我跟在兄长身后连跑带颠走了两个钟头去看她。当时55岁的祖母一点不显老，只是绷着脸，像谁欠她八百吊似的。祖母对我们不冷不热，

她同事都看不惯：“老郝，孙子大老远来看你，你咋还不高兴？”祖母的同事跟她半开玩笑。“来看我？呸，看我兜里的钱吧！”祖母不耐烦地回敬道。祖母的话很伤我自尊，我觉得车间所有工人都在注视着我们，于是羞怯地低头挪到兄长身后，扯着他衣襟低声求他带我离开车间。兄长眼睛一瞪：“懂点事行不？没见奶奶在和咱们开玩笑吗？”兄长的话更让我委屈，便蹲在角落里放声大哭起来。工人纷纷围过来安慰我，有送水果的，有送糖球的。祖母绷着脸，嘴里冷冷地又冒出一句：“这是来看我？简直是来添乱！”说完“蹬蹬蹬”颠着颤巍巍的小脚匆匆走出车间，不一会儿，又“蹬蹬蹬”颠着颤巍巍的脚步趔回，捧着两纸袋饼干水果塞到我怀里，没好气地冲正在抽泣的我说：“消停消停吧！没看大伙都在忙吗？”过了片刻，祖母瞥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别哭了，等会儿回家奶奶给你做好吃的！”我于是悄悄跑出车间去玩了。

据我父母讲，我4岁那年，养有“五朵金花”的邻居老廉家，见我家满地跑秃小子，偏偏相中了我，缠着我父母要用他其中一女与我相换。起初我父母只当邻里熟分在开玩笑，但渐渐感到廉家当了真。廉叔是省直机关干部，家庭条件自不必说，只是两口子极

其喜欢有个传宗接代的男孩。据说廉婶为要个男孩没少往嘴里塞酸菜心、酸黄瓜、山楂、安梨什么的，但最终也没能如愿，因此才把主意打到我身上。廉叔认为我父母养五个男孩日子过得紧巴，如果两家互换儿女，不仅各添“品种”，还能改善我家生活条件。可这事儿偏没瞒住我祖母，她知道后即刻与廉家翻脸，每天从早到晚班也不上，只要廉家有人在，她就“蹬蹬蹬”冲到廉家院中央，踮起小脚蹦着高指着屋里骂个不停。祖母本事就是大，廉家告饶了，夫妇俩拎着点心向她道歉，此事才算平息。

我祖母60岁那年不得已离开了纺织厂，之后又独居了10年。因这之前她有一次被煤烟熏倒险些丧命，我父母担心她年事已高独居不便，就商量把她接到一起住。祖母习惯了独居，本来不情愿与我们同住，但也怕自己遇险无人知，她70岁那年只好耐着性子与我们搬到一块儿。祖母搬来那天，带来一只民国初期的八角铜箍旧皮箱和两大包被褥及四季衣裳。旧皮箱上了一把铜锁，里面似乎装着祖母不肯公诸于世的秘密。这对于正读高中的我和读初中的弟弟来说，如同对她的裹足一样产生极大兴趣。祖母住在由厨房改成的里间，一天到晚挂着门帘，晚上都很少开灯，窗户

也被祖母挡得严实。祖母不愿离开家门半步，整日盘腿窝在小屋里，还不时用拐杖挑起窗帘露出半张阴沉冰冷的脸和一双（有时只露一只眼睛）充满敌意的眼睛。

我祖母到来后，不愿接触外人，但只要走出家门，一定会把自己打扮得整洁漂亮：一头花发挽成疙瘩用黑网罩兜着，精美玉簪穿过绺髻，让人觉得祖母富贵年轻。夏季，祖母穿一件天蓝色偏襟上衣，下身着一条打了青色绷带的青色缅腰裤，小脚藏在一双绣着红黄绿蓝花纹的青色鞋中，显得格外精神。祖母有洁癖，身上穿的衣裳从里到外，总是浆洗得板板正正，她的被褥不超过两个月准浆洗一次。祖母平时不爱说话，我和弟弟却与她没话找话，一旦涉及她的裹足和上了锁的旧皮箱，祖母准会立刻把脸一拉，怒斥我们没教养，不耐烦时操起手杖就抡我俩。祖母晚上不爱开灯，这里藏有“玄机”，因为只要有人挑帘进入，就会泄入一束光亮，这便是给她的信息。弟弟脑瓜聪明，想出一个用铝锅罩头的办法防祖母的拐杖，任凭祖母发狠，也伤不到脑袋。其实祖母通常白天家中只剩她一人时才洗脚，晚上解下绷带前一定要将灯先关掉，并将灯绳系得老高。我父母进她屋，一定会

先咳一声才得安全进入，此时祖母会将裸着的小脚藏在被褥里。尽管我祖母经常躲避我们偷窥，尽管我和弟弟没窥视到她洗脚裹足，但却发现了祖母另外的秘密：一天傍晚，窗外大雨磅礴、电闪雷鸣，我祖母从八角铜箍旧皮箱中取出一个很小的红绸包袱，轻轻打开。在一块绣着一束百合、一对鸳鸯的漂亮丝绸手帕里，取出一枚银簪子，一只铜鞋拔子，还有一只无杆铜烟袋锅。她拿起铜烟袋锅一会嗅嗅，一会没完没了呆呆地端详着，脸上不时绽露幸福与美好、痛苦与忧伤，然后突然泪水扑簌而下。这样的情境我很少见，因此记忆深刻。

我祖母84岁那年，忽然与新搬来不久的白胖胖的熊奶奶走动密切，有几回过了饭时仍在熊奶奶家聊天。熊奶奶也很爱干净，但性格比我祖母开朗。熊奶奶年轻时是大户人家的大小姐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熊奶奶长得比我祖母高而胖，只是裹着的小脚与我祖母一样小，身上穿的里外也都浆洗过。熊奶奶搬来后，我祖母不但爱搭话了，人也开朗许多。有天晚饭后我背《三字经》，吭哧瘪肚背不完整，祖母屋里却传出背诵声。祖母这一举动，让全家人都惊呆了。我惊诧地望着窗帘后幢幢身影，惊喜祖母终于开始与

我们亲近，更惊喜祖母居然将《三字经》背得只字不差。但这样的日子却很短暂，祖母89岁那年，小她6岁的熊奶奶突然住进医院，我祖母推测她的好姐妹会一去不归，因此情绪一落到从前。

我祖母没熬住，病倒了，看完医生死活不住院，因她迷信死在家中才瞑目的说法。我父母扭不过她，只好安排祖母回家调养，但祖母的状况却每况愈下。某晚，祖母叫我母亲给她兑了一盆（祖母带来的铜盆）泡脚水，把我和弟弟叫到她面前，有气无力地感伤道：“看吧，不用再偷偷摸摸了，免得过几天我死了落下遗憾！”祖母脸色苍白，身子软软地靠在我母亲怀中，情绪悲婉，几滴泪水溢出眼窝。我们娘仨给祖母洗脚，没心思仔细端详她枯瘦干瘪的小脚，只是怯生生地望着她那张苍白憔悴的脸。“羞死人了，我的命好苦啊，裹了一辈子的脚还是没裹住啊！”祖母伤感万千……

祖母不久离世，母亲在整理她的遗物时，在八角铜箍旧皮箱中发现一套破旧得很不成样子的线装繁体“四书五经”和那个装有银簪子、铜鞋拔子、无杆铜烟袋锅的红绸包袱。

熊奶奶挣脱死神回到家中，揭开了我祖母的私